駁五經異義疏證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六

善化皮錫瑞鹿門箸

稷神禮記郊特牲疏堯年案曰今本稷下脫神字校勘記云惠棟校宋本稷下有神字據此則稷神二字亦篇目也

異義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同上

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旣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同上堯年案曰凡曰同左氏義從左氏義者皆列入春秋左傳類

駁曰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嶽四瀆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同上堯年案曰疏於此句下接引又引司徒五土名是疏約駁義刪之下即據毛詩甫田疏所引駁義補大司徒五地之物云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

曰邱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五土地者吐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毛詩甫田疏堯年案曰疏引止此審其文義當在此又疏引不列五地之物省文也今據周禮補一自山林已下二十字又堯年案曰又下本有引字以疏語節之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堯年案曰疏引此上有又引司徒五土名句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是以變原隰言土祇堯年案曰此八字據周禮大司樂疏補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詩信南山云堯年案曰詩上有引字以疏語節之畇畇原隰堯年案曰疏引作畇畇原隰下之黍稷或云校勘記引浦鏜云下之黍稷或云當作下云黍稷或彧彧之誤案或云是彧彧之誤之字實未嘗誤也蓋疏不備引毛詩原文故以畇畇原隰下之黍稷彧彧約之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

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堯年案曰曾孫田之已下四十一字
依毛詩信南山疏補信南山疏云獨舉原隰以爲言者鄭
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據此是鄭引詩自畇畇原隰下
之黍稷彧彧也與此疏合原隰生百穀黍爲之長然則稷
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禮記郊特
牲疏堯年案曰又見周禮大司樂疏引五變而致土祇祇
者五土之總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祇二十三字

疏證曰陳壽祺案白虎通社稷篇曰王者所以有社稷
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
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
示有土也稷五穀之長故立稷而祭之也稷者得陰陽
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周禮大宗伯疏引孝經
緯援神契曰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

爲長五穀不可徧敬故立稷以表名今案白虎通及鄭駁皆用孝經緯也白虎通又曰歲再祭之何春求秋報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援神契曰仲秋穫禾報社祭稷孝毛詩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太平御覽引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仲秋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小雅甫田以社以方鄭箋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合之援神契所言是秋亦社祭明矣故駁異義亦云秋祭也禮記郊特牲正義云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爲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

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衮
冕祭社稷絺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
庶民得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
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
至貴社稷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
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
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蕭又難鄭云
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牛二也又云社
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
爲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
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懸絶故云
配同牲也蕭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
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傳云句龍能平水土
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爲鄭學

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爲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后土社也句龍爲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祭地祇也是社爲地祇也續漢書祭祀志下劉昭注禮郊特牲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王肅注曰五行之主也能吐生百穀者也馬昭曰列爲五官直一行之名耳自不專主陰氣陰氣地可以

爲之主曰五行之主也若社則爲五行之主何復主社稷五祀乎土自列爲五祀社亦自復有祀不得何也昭又曰土地同也焉得有二書曰禹敷土又曰句龍能平九土九土九州之土地官是五行上官之名耳劉注又引荀彧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爲不然而難之彧令統答焉統答義曰難曰社祭土主陰氣正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爲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禮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祭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爲

句龍無乃失與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爲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叙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爲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耶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爲但句龍有列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禮記言社土而云何得不爲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爲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爲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眞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爲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

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
以告之必若所言當言載地主於齋車又當言用命賞
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
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
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易句龍為其社傳有見文今
欲易神之相令記附食宜明其徵祀國大事不可不重
據經依傳庶無咎悔答曰郊特牲者天至尊無物以稱
專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為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
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何
獨人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
使句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
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則事之
以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平於社不言
用命賞於天乎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

一官之臣以爲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郊禘之
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
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
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
不過當若五卿之與冢宰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
復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爲禮之經而禮記
爲禮之傳案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
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句龍爲土配比其輕重何謂
爲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稱是鈞校
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子曰
予豈好辨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錫瑞
案陳氏引證甚斷茲刪取其要今孝經說按之經傳皆
合古左氏說扞格難通鄭據今文駁古文義已彰灼焉
昭答王肅仲長統答鄭義皆足證明鄭義鄭駁異義王

肅無容不見乃猶拾古文之餘唾强詞飾說不知何心

通典引王肅云句龍周棄並爲五官故祀爲社稷按所

據左氏傳云句龍爲后土祀以爲社故曰伐鼓於社責

上公也今俗猶言社公上公之義耳又牲用太牢與地

不同若稷是穀神祭之用稷反自食乎案上公用稷二

說卽異義所云鄭君所駁者也杜佑評曰按公者尊稱

以人尊社故曰社公王肅以俗言社公及以社爲上公

者俗言天公雷公豈上公乎又曰蝕伐鼓於社責陰助

陽之義也夫陽爲君陰爲臣日蝕者陰蝕陽也君弱臣

强是以伐鼓於社云責上公耳若句龍周棄爲社則不

得先五岳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復云無以

配食字是正神者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亦無配食之說豈得不謂郊天者乎且人鬼之道不用

靈鼓不得越紼而祭也稷者土有生長之功立其神因

以稷名之鄭據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神稷者能生五
穀之神孝經援神契云稷乃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
今按本無正神人感其功欲美報之因以稷名所以稷
名神者五穀之長故也杜氏申鄭亦明陳氏所引未備
茲並錄之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赴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
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
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
身又以尊不出其國禮記雜記疏薨年案曰據下謹案文
亦許君申左氏說也故入春秋左傳類
謹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
卒終也是終沒之辭也同上薨年案曰皆同言卒之卒本
譌年據校勘記改
駁曰案雜記上云君薨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

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君義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訃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隣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同上堯年案曰又見穀梁隱三年集解引鄭君曰至末皆駁異義文雜記上無案字有禮字寡君不祿下有敢告於執事五字今君薨作君薨赴考終眉壽作壽考猶若下無其字短折下無然字有痛傷之至也五字若君薨二句作若赴稱卒是以壽終無哀惜上無斯字言無所老幼二句作無老無幼皆以成人之稱末句所以上有亦字餘與此同

疏證曰陳壽祺案公羊傳隱三年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何休曰皆所以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殺略也春秋經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何休曰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為文辭孫順不

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此與異義公羊說合禮記曲禮下文與公羊同通典八十三凶禮引漢石渠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聞人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五經通義曰春秋說題辭曰大夫曰卒精耀終也卒之爲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不祿爲身消名章也曲禮又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鄭注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雜記曰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謙也此鄭說君

稱不祿謙退同士之意也鄭注曲禮諸侯死曰薨云史書策辭是鄭據禮爲斷不從公羊說赴於鄰國稱薨亦不從左氏說赴於鄰國稱卒也若杜預解左氏云史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范甯解穀梁云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范解本於杜之釋例此皆謂赴辭稱薨然杜則與古左氏說乖范雖引鄭駁之文其解傳非鄭義也陳立公羊義疏曰春秋王魯理合如王稱崩聖人撥時遠害不敢逕改故貶外言卒起與魯異也越絕書云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强者爲君南夷與北狄交爭中國不絕如綫矣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敢禁止於是孔子脩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

不稱薨避魯之謚也何氏此注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合雜記鄭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謙也此鄭說君夫人稱不祿謙退同士之義又注曲禮諸侯曰薨云史書策詞然皆不可通之春秋書卒之義春秋書外曰卒自係尊內卑外與赴告及史冊所稱無涉不得據以相難錫瑞案蔡甫阜人兩說皆斷許從古文不信春秋王魯之義鄭注禮自用禮說不用春秋說故於異義雖駁難亦不專用今春秋公羊說也

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禮記王制疏尭年案曰又見左傳隱八年疏引作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爲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蓋亦疏約異

義文也觀下謹案是許以公羊爲非則許從左氏說可知也故入左傳類

謹案若令諸侯堯年案曰此四字據穀梁集解補若令之令閩監毛本皆作今經典釋文作令是也今正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同上堯年案曰又見穀梁隱八年集解引許愼曰首多若令諸侯四字朝宿下有之字用下有有字八百下有國字盡京師下有之字末二句作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正義曰鄭無駁當從許說同上

疏證曰孔廣林曰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祇元士特云方伯知羣侯不得有矣覲禮云天子賜舍若皆有朝宿邑何必每朝更致鄭君注賜舍云致館不別爲之說是同許君義也錫瑞案公羊何氏解詁曰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

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而已何氏巳陰破許君之疑陳立義疏曰按周初兩都並建地方遼闊以四井爲邑計之似亦無不可不得以東遷後偏處伊洛間爲律也孔疏云定四年左傳祝鮀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閻之土以供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無假湯沐各受其一儲以道路並遠也故兩有之然則東周之世朝宿之邑或不能國國皆有矣湯沐邑亦得謂之朝宿史記武帝紀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是也又釋注曰周禮小司徒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注四井爲邑方二里方里而井四井故縱橫各二里也白虎通封公侯云所以分陜者是國中也若言而八百四十國矣以王制計之一州

二百一十國一方四州故八百四十國也東方二州則惟四百二十國也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者以四十里與四十二里開方計之得一千六百八十里四百二十國國各四里適可容也何氏以一方廣袤之法計足以容卽天子圻內千里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四倍之亦足容也況王制所載係開方之數言州方千里足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數如此耳非必當時實有此數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加庶姓異姓不得多至一千八百國見之春秋者僅一百二十四國由成康至幽平卽諸侯轉相吞併不得耗盡若是也案陳疏公羊立說固活足以解許君不足以容之惑鄭君注禮不盡從公羊說故於異義亦不駮也

異義卿得世不棄年案曰今本注疏奪不字衍又字又當

是不之誤王氏復陳氏壽祺輯本幷有不字今依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幷一姓妨塞賢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尹氏齊堯年案曰齊下本衍氏今省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毛詩文王疏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王制疏穀梁說下有云字賢路下無專政犯君四字經譏上無故字尹氏下無齊字崔氏下有是字左氏下有古春秋三字不下無得字采下有地字而有之而作如復下無升字無故傳曰十一字餘同

謹案易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訟六三堯年案曰此三字據易補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

世祿知周制世祿也從左氏義同上堯年案曰又見禮記
王制疏文王疏無從左氏義句據王制疏補王制疏三公
下無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九字故祿下無也字尚書下
有云字無古我先王二十字爾勞下無予不絕爾善五字
絕世下無國謂諸侯九字知周下無制字末有從左氏義
四字又魏書禮志節引

正義曰鄭氏無駁與許同禮記王制疏

駁曰尚書世選爾勞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左傳宣十年
疏堯年案曰尚書上有引字詩上有又引二字以疏語節
之王制疏云鄭無駁此疏又引駁異義語似兩歧其實彼
疏指世祿而言此則據世位而言義各有取也鄭之義蓋
謂世祿其常有功亦得世位與許微異詩不顯亦世箋云
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是卽據世位言之

疏證曰孔廣林曰詩不顯亦世箋云其臣有光明之德

者亦得世世在位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絶者是鄭以世祿其常有功亦得世位與許徵異王制正義云鄭不駁指世祿言左傳正義又引駁義云云則據世位也公羊何氏解詁曰禮公卿大夫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陳立義疏曰繁露王道云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漢書魏相傳相因許伯奏事云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無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後漢書樂恢傳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祿春秋以戒聖人懲惻不虛言也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絶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絶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絶陰有絶之效

也引異義云云曰三傳之說大恉皆同公穀譏世卿非禮自謂不得世位耳卽孟子告子篇所云仕無世官趙注仕爲大臣不得世及之意也其有功德者仍得世祿則左氏家所說禮記禮運所云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也若然詩小雅序云刺絕功臣者蓋果有大功亦得世位故書盤庚云世選爾勞詩疏引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也是也錫瑞案袁氏孔氏陳氏發明公羊與許鄭異同可謂晰矣而春秋之義猶有未盡夫子作春秋立一王之法本非專用周制今春秋公羊說有今文家說禮制與古文家說禮制小異而實可相通者亦有說春秋新王之制與古文說周制全異者許君異義專據古周禮左氏說於春秋微言大義全所不解如此條云周制世祿固是然未知公羊譏世卿乃夫子深念當時世卿之弊欲爲後王立法

去此弊端蓋有廢世卿行選舉之意後世用選舉法是從春秋法也公羊所說本非周制不得以周制繩之諸家但以世祿世位屑屑致辨而春秋之義尙未發明故特著之於此其餘言公羊左氏者可以隅反穀梁譏世卿不見於傳尹氏卒集解曰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范云譏世卿穀梁無傳惟據公羊故云疑也而據異義則穀梁古義與公羊同有譏世卿明文

異義禮戴說天子親迎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此七字惟曲禮疏有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禮記哀公問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大明疏禮記曲禮疏左氏傳桓八年疏哀公問疏庶人下無娶字皆下無當字據大明疏補大明疏引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作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無親迎之禮作故不親迎曲禮疏引左氏說作天子不親迎使上

鄉引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上承禮戴說天子親迎句左傳疏引與大明疏同祭公逆王后未致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穀梁桓八年集解堯年案曰又見通典禮十八集解引左氏說祭公上有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十一字文重節去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逆上公臨之禮記哀公問疏堯年案曰疏引此上承故無親迎之禮句公子翬如齊逆女春秋不譏知諸侯有故得使親迎通典禮十八堯年案曰通典引此上承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句

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禮記哀公問疏

駁曰太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明文矣堯年案曰穀梁集解引作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堯年案曰集解無

也字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堯年案
曰集解無於字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堯年案曰
集解無此六字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君何謂已重乎堯年案曰集解作焉此言親迎繼先聖之
後爲天地宗廟主堯年案曰集解宗廟下有社稷之三字
非天子則誰乎毛詩大明疏堯年案曰穀梁傳桓八年集
解引同又見左傳桓八年疏禮記曲禮疏哀公問疏左傳
疏無太姒之家十二字于渭下有濱字即天子親迎明矣
作即天子親迎也天子雖下無至字猶夫婦也之猶作則
哀公問曰下無寡人願有言然六字孔子下無愀然作色
而五字以爲天地下無宗廟社稷四字又無君何謂已下
二十一字末句同曲禮疏引作文王迎太姒親迎于渭又
引孔子答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

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君何謂已重乎哀公問疏引作太姒之家在渭之濱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皆引者刪約駁義也

疏證曰陳壽祺案禮記哀公問正義曰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詩說云文王親迎于渭紂尚南面文王猶爲西伯耳以左氏說爲長鄭駁未定春秋左氏傳桓八年正義曰文王之迎太姒身爲公子迎在殷世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也孔子之對哀公自論魯國之法魯爲公之後得郊祀上帝故以先聖天地爲言耳其意非說天子禮也且鄭元注禮自以先聖爲周公及駁異義則以爲天子二三其說自無定矣壽祺案公羊桓八年冬十月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傳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氏云婚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

後親迎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迎天下之母若迎婢妾故譏之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氏云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然則何氏不以爲天子必親迎與異義公羊說異鍋瑞案白虎通嫁娶篇曰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懽心示親之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是班氏以爲天子必親迎與公羊先師說同引親迎于渭爲天子親迎之證與鄭駁義說同公羊隱元年紀履緰來逆女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據春秋之義譏不親迎又謂大夫不得越境逆女則天子諸侯亦不得越境親迎可知天子諸侯親迎或當親迎

於館中與何君藎亦於此有疑故不以為必親迎陳立義疏引桓八年襄十五年傳與解詁曰何氏亦不以天子當親迎與異義所載公羊說異也通義云以詩考之文王親迎于渭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侯親迎更有明文齊風著篇刺時不親迎首章尤耳以素言士之服次章以青卿大夫之服末章黃者君服明國君不親迎合有譏也故莊廿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注左傳云禮也若然士昏禮有若不親迎禮者沈氏彤儀禮小疏云下云婦入三月然後婿見國侯婦之廟見而後婿見婦之父母也則不親迎之爲無父者明矣敖繼公禮記集說云記曰父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此蓋統宗子支子而言蔣氏斯大儀禮商則專指宗子謂支子無父而有宗子之命則得親迎彤謂先王之禮敬

宗收族支子旣稱其宗以命使者則宗子自必代其父而主其婚謂支子得承宗子之命而親迎是也敖說未盡顧支子而無宗子以命之則亦不得親迎諸父諸兄不可命宗子其可以命支子乎按昏禮記之若不親迎自謂有故或疾病者爾敖萬說均謬沈氏從之傎矣盛氏世佐云敖氏創爲無父者不親迎之說據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娶婦事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則無父者告於廟而後迎禮也豈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云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旣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廢也况大夫以下乎敖氏之云其爲臆說無疑穀梁隱二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侯康穀梁禮證曰公羊亦云譏不親迎是二傳

義同也說苑修文篇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傅母之敎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按此言諸侯親迎禮最詳足補昏禮之闕劉向習穀梁此或穀梁逸典與

異義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禮記曲禮疏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周禮肆師疏堯年案曰疏不標異義其下稱謹按云云實異義文也引者脫去爾又據大司馬疏及曲禮疏引有左

氏說此疏闕左氏說甲午治兵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疏
引異義止此上承公羊說以爲甲午祠兵句爲授兵於廟
周禮大司馬疏堯年案曰疏引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
云祠兵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據此則異義
從左氏說有治兵爲授兵於廟文也今補
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周禮肆師
疏堯年案曰觀謹案文知許君從左氏說也故入左傳類
駁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周禮大司馬疏堯年案曰疏引
作不從公羊云祠兵故云祠兵者公羊字之誤以羼入疏
語刪之節引此入字以治爲祠因爲作說禮記曲禮疏堯
年案曰以治爲祠上有公羊字誤也五字文重節去因爲
作說下有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
說不用公羊也二十四字亦引者刪約之辭於周司馬職
曰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

大閱脩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終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周禮大司馬疏堯年案曰於周司馬職上有因而作說之亦不從左氏說治兵爲授兵於廟云十九字上承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句以羼入疏語刪之

疏證曰何氏解詁曰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疏云何氏之意以爲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云祠兵矣詩采芑箋云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曰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爲祠兵此言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從其文而引之據此則鄭君直以公羊祠兵爲治兵之誤與何氏說異臧琳經義雜記曰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

也注禮不徒使云云又詩采芑振旅闐闐正義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氏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大司馬之職仲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注春秋曰甲午祠兵正義引異義公羊左氏說鄭駁之曰公羊字誤以治爲祠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振衆而還正義曰公羊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所見本異也琳案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爲治兵知公羊作祠是聲近之誤鄭君徧通諸經而折

衷之故能灼然明見其誤詩箋周禮注用公羊經改作治詩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見本異則又游移無定矣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因曲爲之說蓋俱株守一家依文順字之過唯鄭氏精於挍勘故不爲誤本所惑陳立公羊義疏曰按何氏作祠兵說與異義所載公羊說同是公羊先師家言鄭氏必改公羊從左氏亂其家法矣通義云謹案祠兵師說以爲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始造兵周禮祭表貉鄭司農云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也是古有祠兵禮也又案爾雅釋天禡師祭也亦即祠兵之義錫瑞案史記高祖本紀曰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集解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瓚曰管仲云葛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之以作劍戟又封禪書三曰兵

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也廣韻十二庚引世本云蚩尤以金作兵器路史後紀注引世本云蚩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據此則古有祠黃帝祭蚩尤之禮正以蚩尤有作五兵之功漢初猶沿用之鄭司農注周禮云其神蚩尤或曰黃帝正與漢初所行禮合是祠兵之確證史記周書山海經皆云黃帝殺蚩尤管子云黃帝使蚩尤制五兵龍魚河圖云天遣元女下授兵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兩說不同漢祠黃帝并祭蚩尤則當用黃帝使蚩尤制五兵之說不用黃帝殺蚩尤之說矣御覽引宋忠世本注云蚩尤神農臣其說更異古事茫昧傳聞異辭不必專據三朝記以駁公羊鄭駁云無祠五兵之禮據公羊說是祠造五兵之人非專祠五兵漢初祠黃帝祭蚩尤而釁鼓鼓即五兵之一是祭造兵者兼及五兵之證非如徐疏云祠

其兵器而已也

異義未踰年之君立廟不春秋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子則為立廟無子則廢也

或議曰通典凶禮堯年案曰此下有脫文

謹案堯年案曰謹字以義增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為立廟是背義棄禮罪之大者也同上堯年案曰據謹案云云亦許君從左氏義也故入左傳類

駁曰未踰年君者皆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諡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俱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同上

疏證曰陳壽祺案公羊傳莊三十二年曰未踰年之君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異義引
公羊說卽此而無子下無不廟之文寫脫耳何休曰未
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是
一年不二君也疏曰案喪服不杖期章有爲君之長子
況爲嗣君而言無服者未踰年之君臣下皆爲前君服
斬衰得更爲之服乎若還服期卽是廢重服輕若爲斬
衰三年卽違一年不二君之義故也又案蔡邕獨斷云
殤沖質三少帝皆以未踰年而崩不列於宗廟四時就
陵上祭寢而已續漢書祭祀志亦云然通典引蔡邕云
兒孝殤孝沖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於廟
太尉司徒分祝三陵皆宗廟典制也錫瑞案後漢安帝
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周舉傳永和元年詔問曰北鄉
侯親爲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
昭穆舉獨對曰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

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天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晉

子野不書葬是亦用公羊立不踰歲不成爲君之義

異義未踰年之君繫父不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通典凶禮

謹案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同上

駁闕

疏證曰陳壽祺案禮記曲禮下正義曰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既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及文元年公即位是也謂臣子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

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案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休云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弒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弒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何稱名者公羊云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卽位之禮前稱子于某于般于野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晉里克弒其君卓子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卒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已葬後故稱君二傳不同也蒙案鄭君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于其封

內三年稱子王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是鄭從公羊說也又案白虎通爵篇曰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矣父沒稱子某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卽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卽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恩未忍安吉也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此皆據公羊傳莊三十二年文九年爲說也陳立白虎通疏證曰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在葬文公之後是既葬稱子也以漸王踰年正卽位之禮然猶未成君故云卽尊之漸也齊昭公卒未

踰年公子舍未成君而文公十四年書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者公羊傳云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注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若左氏之義未踰年卽稱君故舍書君與公羊義異也文九年公羊傳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注但繼體其禮不得異名信恩于其下鄭注坊記引春秋傳曰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鄭用公羊之說則公羊家以踰年稱君者臣子之詞故奚齊于傳九年死時獻公卒未踰年故書殺其君之子奚齊卓子于十年死則稱君也若孝子未除喪則猶稱子故周襄王于文八年崩至文九年毛伯來求金頃王不稱使公羊傳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也卽位矣而未稱王也是也若然襄二

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時未踰年而已稱爵者賢季子
故錄之也又內諸夏而外四夷不必備責之也若左氏
以未踰年即得稱爵則踰年後無論臣子稱君與君之
自稱皆得稱爵矣桓十三年衞惠公稱侯成三年宋共
公稱公衞定公稱侯此并先君未葬曲禮疏引服虔注
云明不失子道論左氏之義則既葬出會當稱本爵而
猶稱子故杜預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于父若公羊
未踰年稱子正合在葬之正稱也莊三十二年何注緣
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

異義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年之祭
朞年然後烝嘗禘於廟周禮鬯人疏
謹案堯年案同此二字以義改疏引作許愼云左氏說與
禮同同上堯年案曰據此則異義當有禮說也今在亡佚
中矣

正義曰鄭無駁同上

疏證曰𨚍人疏曰鄭知義遷廟在練時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爾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引左氏說云云曰鄭無駁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為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陳壽祺案左氏僖三十三年傳烝嘗禘于廟無朞年字孔氏正義云新主既特祀于寢其餘宗廟四時常祀如舊不廢三年喪畢新主入廟舊主當祧乃大禘於太廟新死者乃得同於吉耳賈氏周禮𨚍人疏云賈服以為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是說左氏者謂禘在喪終也乃賈疏先引左氏說言朞年烝嘗禘于廟與賈服解異何也賈疏以𨚍人鄭注廟用脩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以新主入廟特為此祭故云始禘以三年喪畢明年春

禘爲終禘故云始也然考周禮鬯人無禘祭明文鄭云始禘亦指喪畢明年之禘非練後也竊意左氏說祀主而畢三時之祭則已踰期矣自是而後期年則三年喪終矣自是而烝嘗禘正合三年終禘之說未有兩歧賈疏誤認爲君薨之期年故生異論耳鄭主五年一禘不主三年前駁已具故此略之南齊書九禮志宋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諒闇議奏曰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之而後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主於寢不同於吉烝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蒙案王儉謂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即吉兩批之論殊謬李貽德賈服注輯述曰服曰特祀於主謂在寢三年喪畢遞烝嘗則行祭皆於廟焉案謂在

寢者儀禮士虞禮注凡祔已復於寢疏曰天子諸侯有
木主者以主祔祭訖主反於寢杜此注云以新死者之
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
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亦用服義也三年
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者士虞記疏曰遭烝嘗乃
於廟則自三年以前未得遷於廟而禘祭此喪服之義
是也引鄭注士虞記云練而後遷廟及幽人疏云云曰
若然則鄭義以祔之後主復於寢練之時主遷於廟練
祭卽在廟是行祭於廟不待三年喪畢矣然穀梁疏云
三年之喪主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
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爲吉此吉
者指此之虞主故爲吉也此雖爲練作之主終入廟以
排昭穆故傳以吉言之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
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則易檐以事相

縣故述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故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案此則練時未遞遷主即以穀梁傳云言之僅曰壞廟不曰遷廟則遷廟在三年喪畢之後是以范甯云將納新神言將則有待明非一時事矣士虞記疏云若然惟祔祭與練祭祭在廟祭說主反於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按祔當中躋祔之辭不得不在廟故行祭於廟若練在廟而大祥禫後在寢遷主反主騐神不已甚歟是大祥禫在寢練祭亦當在寢明矣士虞禮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疏曰謂是禫月得禫祭仍在寢此月當四時吉祭之月則於廟行四時之祭於羣廟而猶未得以某妃配哀未忘若喪中然也若然禫月遇吉

祭猶未與羣廟行祭之列謂朞年後烝嘗得遂行於廟乎是三年喪畢遭烝嘗乃行祭於廟服義於禮爲順杜云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立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禘例曰舊說以爲諸侯喪三年之後乃烝嘗案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於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寡君兒于嘗酎與執膰焉此皆春秋之明證也是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案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于問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注惟嘗禘宗廟俟吉也王制疏云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如杜之意與三年

不祭禮者杜不盡用禮記也愚謂杜解不獨與禮經相違且與傳文相戾傳言特祀于寢烝嘗禘于廟者承立主之文以明主之所在也言喪未畢主復于寢練大祥禫皆在寢言特祀者特之言獨也喪既畢主遷于廟烝嘗禘乃在廟皆就作主立說杜泛及四時常祭非傳意也鈞瑞案左氏所載之事多春秋衰世之事左氏所言之禮亦多當時通行之禮本不盡與古禮合杜氏藉以申其短喪之邪說尤不可訓陳氏李氏兩說皆正

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禮記檀弓疏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檀弓疏節引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桑主十七字上承虞而作主句

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同上檀弓疏引同

正義曰鄭君不駮明同許意同上檀弓疏云鄭氏不駮

疏證曰曲禮鄭注引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正義曰此是左傳僖三十三年之言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后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祖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

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
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
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知左氏據
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引異義云云曰鄭君不駁明同
許意故注檀弓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
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
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
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據檀
弓文句相連鄭以為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
檀弓正義釋注曰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者謂既
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九
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
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
義不異引異義云云曰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

是虞祭之日卽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孔廣林曰以士虞記始虞再虞用柔日三虞用剛日推之九虞者當八虞用柔日第九日則用剛日此云九虞者以柔日蓋有脫誤陳壽祺案公羊文二年傳何休解詁曰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麤觕未暇別也穀梁傳曰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白虎通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旣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也所以用桑練主用栗禮記雜記下曰士三月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何休注公羊傳曰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大

夫五士三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虞卒哭用剛日是公羊說九虞以下尊卑之差與左氏說禮記並合也惟公羊言虞已有主左氏僖三十三年傳言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二者不同鄭注檀弓重主道也引公羊傳虞主用桑主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引左氏傳祔而作主孔氏正義申之云鄭君以二義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陳立曰孔疏左氏以此傳稱祔而作主者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以主唯一而已按異義引左氏說明云虞而祔用桑主期年後用栗主此眞古文家劉歆等義孔氏必欲彌縫杜預短喪之說而因創此一主之議若謂祔後即無事焉爾杜氏又欲虞則免喪故曰卒哭諸侯七虞意以七虞皆畢乃免喪免喪後日而卒哭夫雜記明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是卒哭與虞異月矣而釋例乃云禮記後

人所作不與春秋同自飾其短喪之說傷禮害義之尤者孔疏必欲强和之何耶錫瑞案孔疏禮記明斥公羊左氏兩說皆可通孔疏左傳傳會杜預短喪之說並非左氏之意卓人已辨正其失矣

異義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禮記禮器疏

謹案同左氏說同上

駁曰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同上

疏證曰禮器正義曰按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休云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閔僖爲兄弟以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故云先禰後祖此公羊之義按外傳云躋僖公弗

案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終文公王惠公七世

惠公爲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

公爲穆今躋僖公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

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

逆是同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引公羊云云陳壽祺案

漢書中山孝王傳孔光以爲尙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

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此足明

兄弟無相繼之道矣孔廣森公羊通義曰謹案後漢梁

太后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大鴻臚周舉議

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逆躋僖

于閔上孔子譏之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

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

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太后從之周官冢人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賈公彥曰兄死弟及俱

爲君則以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爲父子故別昭穆也廣森謂臣子一例此傳明文周賈之說蓋得經理僖於閔實兄弟然傳曰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傳亦曰先親而後祖也國語亦曰非昭穆也左傳亦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可見僖之先閔非直以臣越君乃卽以子越父以穆越昭以禰越祖何者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雖繼立也是必嘗爲臣臣之事君與子之事父等由族屬言之父子不可改詩曰莊公之子是也由廟制言之僖公時固祀莊于祖祀閔于禰詩曰新廟奕奕毛公傳以爲閔公廟是也至于文公則當禰僖而祖閔父之所不禰子亦不祖也父之所禰子亦不敢不祖也今僖必禰莊將別有閔宮加四親廟而爲五而可乎俗儒惑於禰必爲父祖必爲王父甚不知禮意祖禰皆廟名也爲人後者後其廟重禰事之非必父謂之

也祖事之非必王父謂之也自茹立廟卽定禰祖之名又其上一昭一穆而四廟備嗣爲君者迭居迭毀凡新主則必納禰宮不以倫序而異若周之初孝王嗣懿王懿之叔父也然祀懿必於禰假令兄弟同昭穆則孝王當與共王同位而以臣躋懿上是卽逆祀矣其後桓王嗣平王平之孫也然祀平亦於禰而太子洩父不序於七廟人君者尊之統也是故廟無虛主廟無二主皆所以著統也天子以天下爲體以一王爲一世諸侯以國爲體以一君爲一世固不與士大夫恆禮同而春秋之際家世其爵祿雖大夫猶有爲兄後者矣況天子諸侯之兄弟有君臣之分者耶凌曙公羊禮說曰兄終弟及之昭穆古今有二說焉一以爲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一以爲兄死弟及俱爲君則如父子故昭穆異其說皆自三傳啟之而注三傳者初不主後說也范甯曰舊

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也故以昭穆父祖爲喻何休曰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杜預曰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孔穎達從而申之曰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即以從毁知其理必不然而賈公彥之說則異是謂惠公當昭隱公爲穆桓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升僖公於閔公之上爲昭閔公爲穆故云逆祀果爾是誠亂昭穆之序矣董仲舒何以謂躋僖公爲小惡耶許以其爲大惡鄭氏曰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於閔公上不順小惡康成何爲而駁叔重耶然則非三傳之過是不善讀三傳者之過也問者曰

韋昭賈公彥之徒皆以爲臣子一例此非公羊傳之明文耶曰其說出於公羊而韋賈皆不得其解者也臣子一例此例自施之於服制必不可通之於廟制所謂春秋無違例也陳立公羊義疏曰如鄭駁異義之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爲昭非爲穆也守祧疏惠公當昭隱公當穆桓公當昭莊公當穆閔公當昭僖公當穆今升僖公於閔之上則以後諸公昭穆不亂何以定八年始云順祀乎明本以僖閔昭穆別故以後皆亂也蓋亦用服說或左氏家說如是與孩鄭駁異義以爲小惡明止登僖主於閔主上爾不必如服氏說但傳明言先禰後祖恐是升僖爲昭則必降閔爲穆然文仍昭宣仍穆與閔爲昭僖爲穆無異何至自此以下昭穆皆逆賈孔所疏殊屬牽强錫瑞案通義之說是也卓人用其師說以申何義傳之本義似不如是經訓書院自課文有兄弟廟

制異昭穆攷一篇茲摘取其要曰古者廟制與後世異天子諸侯廟制與大夫士又異欲考古制當據儀禮及春秋經三傳國語之文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又曰大宗不可以絶夫既不可絶則必爲立後而爲後者不必皆倫序相當故喪服但云爲人後不云爲何人後則必有兄弟相後之事兄弟相後必異昭穆若同昭穆不得謂之相後且兄弟同昭穆將一有後一無後大宗已中絶矣不顯與經傳相戾乎春秋經曰躋僖公又曰從祀先公其後從祀其先必逆祀逆祀必昭穆皆亂若如何劭公說閔僖同北面西上則不過略移其次序何得遽謂之逆且如何說惟閔僖之序稍易諸公皆未紊亂何得以下諸公皆逆直待定公時始順祀乎然則據春秋經所書逆祀確是亂昭穆故三傳皆以祖禰父子爲

言穀梁傳明曰無昭穆國語亦曰非昭穆也穀梁今文說國語古文說是今古文義同皆謂兄弟是異昭穆而當時昭穆皆倒易不止略移上下次序乃漢人解三傳皆謂兄弟不異昭穆特以祖禰父子爲喻非惟違傳且背經矣或疑三傳有誤何得三傳皆誤疑三傳爲喻言非實何得三傳皆作喻言且何范杜解三傳誤古人亦自有不誤者異義引左氏說躋僖公爲大惡蓋以爲亂昭穆故服虔說自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古左氏說不誤也韋昭解國語亦不誤解公羊者則自董子已失之何鄭二君皆沿其誤蓋古人廟制漢時已昧其義韋元成等始定迭毀之法論兄弟廟制依古法文帝當禰惠帝宣帝當禰昭帝而元成等未議及此則已不知兄弟當異昭穆矣何怪後來諸君之昧昧乎賀循徐邈又誤爲兄弟四人六人相代爲君不祀祖禰之疑近人多惑

其說劉歆爲兄後議已辨之曰兄弟六人爲君亦六代
祀祖禰矣設非兄弟廟亦當毀不得故存也此說極爲
明辨後之儒者可無惑矣

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
蔡餘分之月無政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
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
告閏朔棄時政也禮記玉藻疏堯年案曰又御覽禮儀部
明聘類引古春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棄時政則不知
其所行故閏月不以朝者諸侯歲遣大夫之京師受十二
月之政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
行某政至於閏月殘蔡餘分之月無政故不以朝經書閏
月猶朝之者是也案此所引文有錯互脫漏棄時政則不
知其所行以上左氏說也閏月不以朝以下公羊說也經

書閏月猶朝之者是也當作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者是也

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同上

駁曰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政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同上堯年案曰堯典上有引字說者上有又云二字以疏語節之

疏證曰玉藻正義曰按文六年閏月云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

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何休云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穀梁之義與公羊同左氏則閏月當告朔引異義鄭駁云云曰如此言從左氏說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鄭以公羊閏月不告朔爲非以左氏告朔爲是二傳皆以先朝廟而因告朔二者皆失故鄭云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俱失之也鄭必知告朔與朝廟異者按天子告朔於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蜼彝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陳立公羊義疏引異義鄭駁云云曰然則閏月告朔許鄭皆從左氏說鄭之所駁謂告朔當

先朝廟當後與許異耳北堂書鈔引元命包云三年閏不告朔非禮也夫閏正時以作事厚民生之道樞機在是與左氏說同按閏月止有節氣未交以前歸前月已交以後歸後月故不告月也玉藻疏云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恆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太史云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日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太史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按鄭氏主左氏說故孔如彼解周禮之說不可通于今文春秋也陳壽祺案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

朔而喪事不數也是二傳意同何休解詁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左傳文六年正義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玄以爲南門之外謂明堂也朝享卽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於廟

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禮記王制疏堯年案曰據下謹案文知許從左氏說也故入左傳類

謹案易下邳傳甘容說同上堯年案曰監本毛本甘譌其據惠氏棟校宋本改盧文弨云傳其當作侍其覆姓也宋本作甘誤未審孰是左氏之說諸侯藩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喪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虛故遣大夫也通典凶禮堯年案曰通典引異義不標容說據王制疏引此條駁義有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謂其傳則此所引左氏說即容說也今依通典補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禮記王制疏堯年案曰疏引此有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

喪二句文上承甘容說與通典所引文重節去
駁曰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
案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
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則傳無言焉堯年案
曰此五字據通典補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
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爲不得禮可知昭三十年晉侯
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
景伯詰之堯年案曰此三十二字據通典補疏止引又左
傳云四字也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
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
不能詰堯年案曰此五字據通典補豈非左氏諸侯奔天
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
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奔喪又與禮乖禮記王制
疏堯年案曰又見通典凶禮尊卑有差作是尊卑異者也

按曾夫人成風薨作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葬襄王下有則傳無言焉五字一大夫會作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下作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詞有靈王之喪云云惟所無也下有晉人不能詰五字無說左氏者以下三十一字

疏證曰陳壽祺案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通典八十禮四十引五經通義曰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爲之節文孝子之恩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東晉殷融議云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中卿大夫耳白虎通曰王者崩諸侯

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覩君父之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也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未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董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也又曰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尚奔不得必以時葬也白虎通據公羊說言諸侯奔大喪之禮莫詳於此何休解詁于隱公三年傳諸侯記卒記葬不得必其時注亦云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又尹氏卒傳曰天王崩

諸侯之主也何休曰時平王崩魯隱往奔尹氏主儐贊

諸侯與隱交接而卒穀梁傳亦曰於天子之崩爲魯主

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羊傳王

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

何休曰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

夫會之此皆公羊義也左氏隱三年傳天子七月而葬

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此傳言諸侯奔大喪之明

文也昭三十年傳游吉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

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正義引鄭元以爲簡公若在君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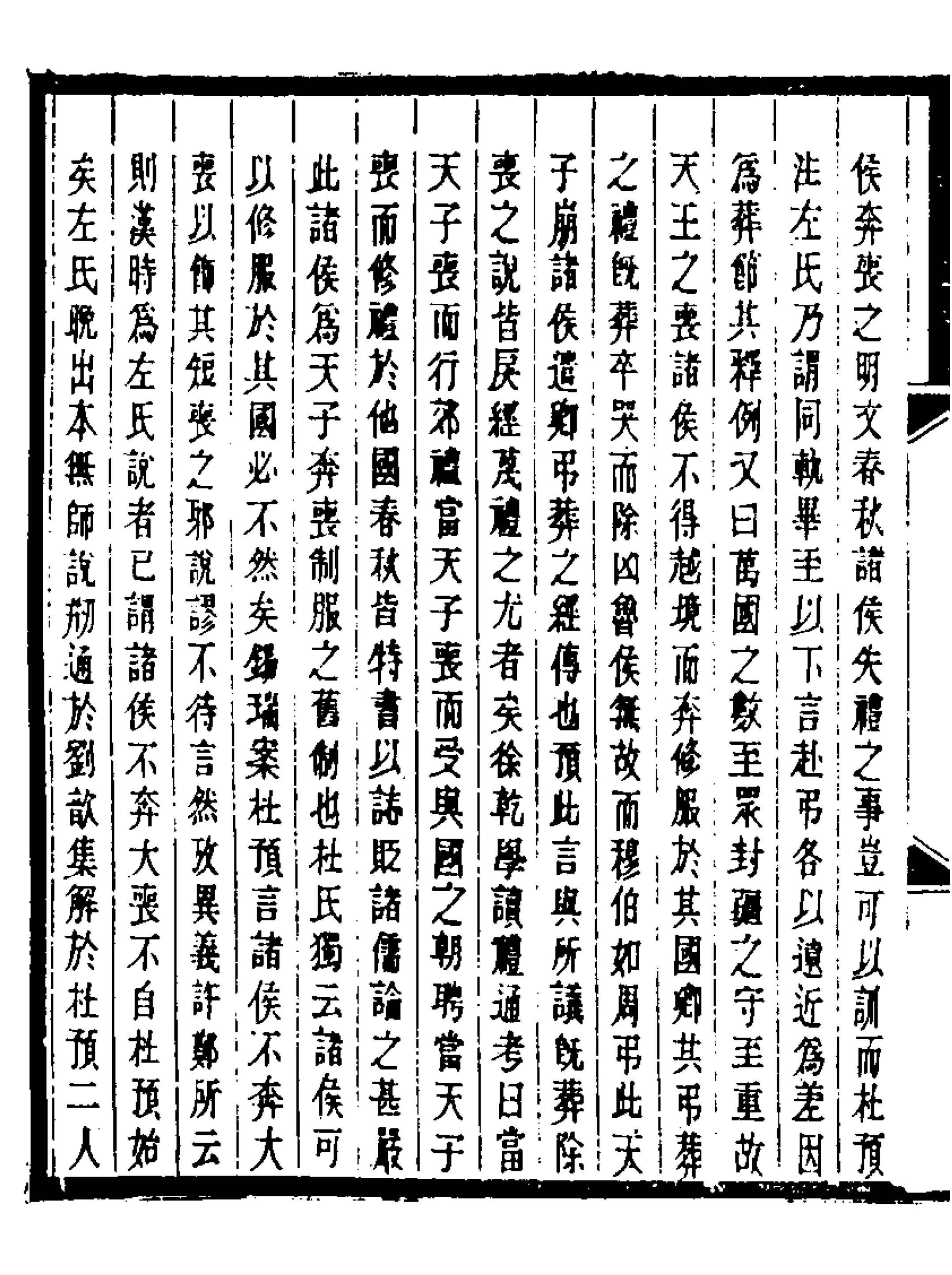
自行是則左氏與公羊義同故駁異義譏訛左氏者云

諸侯不奔喪爲自違其傳攷古文尚書顧命成王之喪

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禮記檀弓曰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鄭注使諸侯

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于朝覲來時則經有諸


侯奔喪之明文春秋諸侯失禮之事豈可以訓而杜預注左氏乃謂同軌畢至以下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其釋例又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凶魯侯無故而移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弔葬之經傳也預此言與所議既葬除喪之說皆戾經蔑禮之尤者矣徐乾學讀禮通考曰當天子喪而行邪禮當天子喪而受與國之朝聘當天子喪而修禮於他國春秋皆特書以誌貶諸儒論之甚嚴此諸侯爲天子奔喪制服之舊例也杜氏獨云諸侯可以修服於其國必不然矣錫瑞案杜預言諸侯不奔大喪以飾其短喪之邪說謬不待言然攷異義許鄭所云則漢時爲左氏說者已謂諸侯不奔大喪不自杜預始矣左氏說出本無師說刱通於劉歆集解於杜預二人

皆不忠不孝之尤者故多戾經蔑禮之言名爲左氏之
說並非左氏之意許爲古文所壓動引左氏不辨是非
鄭君擇善而從其識優於許矣

異義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不春秋公羊說妾子爲諸
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
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子爲君當尊其
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魯宣公通典嘉禮
謹案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也不敢以
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爲君義如左氏同上
駁曰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
同不得三年得宣薨年案日本誤襄以義改公所以得尊
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因
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間出
朝會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同上

瓦證曰陳壽祺案通典引鄭志趙商問云按許氏異義
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
按禘祫志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
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
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答云春秋經所譏
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按禮
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猶有善之文與此鄭依左氏
以齊歸爲妾而仍不以三年之服爲禮也若依公羊則
齊歸本嫡夫人得合禘祫之數無虧於禮陳立公羊義
疏引異義鄭駁云云曰則鄭以妾子不得重服宣公與
衆殊則似唯魯不得出朝會矣公羊雖有母以子貴之
說究不得如嫡母重也錫瑞案母以子貴公羊有明文
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已具其說矣此傳以宣公如齊
爲善無譏文則似亦以妾母之喪視嫡母有差等公穀

左氏說異詳見卷八妻母之子爲君一條鄭伯伐許見下

異義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通典凶禮

謹案堯年案曰此二字以義增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衞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同上堯年案曰此亦許君申左氏說也故入左傳類

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

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邪同上堯年案曰又禮記曲禮疏引鄭駁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爲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爲王事皆稱子即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皆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爲稱子禮也蓋亦疏約鄭駁語

疏證曰陳壽祺案禮記四十雜記上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待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正義曰鄭用左氏之義未葬已前則稱子既葬以後踰年則稱公公羊閔二年傳何休解詁曰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禮記曲禮下正義曰公羊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若未踰年非王事稱爵皆譏耳成四

年鄭伯伐許是也左氏之義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宋襄公陳共公稱子是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鄭伯伐許是也案桓十三年經書衛惠公稱侯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時宋文公衛穆公未葬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服虔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疾未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不子也公羊以成四年鄭伯伐許非王事未踰年而稱爵譏之也左氏則以鄭伯伐許爲王事雖未踰年得稱爵與公羊異錫瑞案何氏解詁曰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陳立義疏引異義與曲禮正義云云曰然則左氏先師皆不以在喪稱爵爲禮與公羊同異義所載左氏說不知何人臆見致杜預輩得以彌縫其無父無

君之見故鄭駁從公羊爲不易之論也繁露竹林云問者曰是春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卽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此公羊先師舊義故何氏依用之焉

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藪五藪而當一井堯年案曰藪謂作數據惠氏棟挍宋本改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井堯年案曰惠

揀校宋本五下有井字今據補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禮記王制疏堯年案曰左傳襄二十五年疏引賈逵注說賦稅差品與異義同是許所引卽賈逵說也

駁闕

疏證曰陳壽祺案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先鄭注井牧卽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後鄭注云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是二鄭與賈許說井牧同也然左氏說九等與周禮禹貢又各有別孔穎達王制正義曰如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

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千里而言之也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也尚書禹貢注云此鄭康融注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兖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兖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萬世美曰案四十五井之地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出賦者九井是山川坑岸居五分之四出賦者僅五分之一也百

萬井之內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出賦者六十四萬井
是山川坑岸僅十一分之四出賦者居十一分之七也
上下絕不相蒙疑閣本注疏所引文有譌脫李貽德賈
服注輯述曰賈以辨度鳩之等皆爲地名者以周禮小
司徒井牧其田野明井牧是田野經界之名此云牧隰
皐井衍沃爲井爲牧之名與周禮合則推之度鳩辨表
皆是因地以立名矣其度鳩辨表皆以九夫計數者食
貨志云井方一里是謂九夫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
故山林藪澤雖因地異名其夫數仍本井法所謂準平
地爲法也其曰九度當一井以至二牧當一井者食貨
志云若山林藪澤原陵涫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
若然則山林極磽之地故通率九而當一藪澤京陵涫
鹵疆潦磽有等ﾞ故通率八七六五而當一者數亦因
地遞減也若偃豬則稍肥矣故通率四而當一原防隰

皋則可耕者多矣故三町二牧而當一井此賦稅之差品也小司徒鄭注亦云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與賈同義知古制相傳如此錫瑞案據此則鄭於異義無駁可知

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弒其君即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禮記曲禮疏

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同上

駁闕

疏證曰陳壽祺案大戴禮帝繫篇帝堯娶於散宜氏然則許以宜生爲二名非也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已辨姓書之誤然鄧書有散宜氏又有散氏古器有周散季敦散氏或其後與孔廣林曰案曲禮二名不偏諱鄭

注引檀弓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釋之不云二名非

禮則亦從左氏義也萬世美曰黃帝名軒轅堯名放勳

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皆二名也錫瑞案孔萬二說皆不

譏者秋義者春秋譏二名乃孔子所立一王之法孔子

以前不妨有二名鄭散宜生蘇忿生不足以難若黃帝

堯舜禹去孔子更遠矣孔子作春秋豈追譏黃帝以上

乎白虎通姓名篇曰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

無常者也若乍爲名祿甫元言武庚陳立曰此文有訛

脫當云春秋譏二名何爲其難諱也或曰所以譏者乃

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爲名祿甫元名武庚公羊定六年

傳云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

禮也注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

臣子之敬不逼下也白虎通說春秋盡本公羊此必亦

先以公羊說爲主或曰以下乃左氏古文說也引異義

云云曰然則左氏先師亦有譏二名之說但不以二字作名爲二名故有無常之譏也案公羊隱元年注于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又定六年注云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治定無所復爲譏唯有二名故譏之然則春秋撥亂世反之正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所傳聞殺其恩爵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亂而春秋爲之文益治假新王之法以治天下以致獲麟若果能行春秋之法則有獲麟之應若堯時之鳳凰來儀文王之鸑鷟鳴于岐山故何氏哀十四年注云麟于周爲異於春秋爲記瑞也二名之譏亦猶是也不然文王時有散宜生蘇忿生公羊豈不知之徒以二名者遏之微至定哀之間無他惡可貶故但譏二名而已故注以爲春秋之制

此公羊先師微言大義也繁露俞序云天下之人人有
士君子之行而遇矣亦譏二名之意也是也許氏著說
文多取古文家說宜其不識七十子相傳之義矣
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
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
爲社禮記郊特牲疏
謹案堯年案曰謹案下有亦曰二字以疏語節之春秋稱
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同上堯
年案曰繹許君案語從左氏說也故入左傳類
駁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
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同
上
疏證曰詳見卷首稷神一條不贅
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修故龍不至

以水生木故爲脩母致子之說禮記禮運疏

駁闕

疏證曰禮運正義曰按月令春其蟲鱗則龍屬東方木也夏其蟲羽則鳳屬南方火也秋其蟲毛則麟屬西方金也引異義云云曰故服虔注獲麟云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脩其母致其子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義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仁則鳳凰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爲以脩母致子之義也若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脩當方之事則當方之物來應熊氏申鄭義云若人臣官脩則脩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脩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脩春秋爲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錄焉或以脩母致子康成所以不用也左傳昭二

十九年正義曰漢氏先儒說左氏者皆以五靈配五方
龍屬木鳳屬火麟屬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
次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脩其母
則致其子水官脩則龍至木官脩則鳳至火官脩則麟
至土官脩則白虎至金官脩則神龜至又哀十四年正
義引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爲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
龍爲水物故以爲脩母致子之應鍚瑞案鄭君解獲麟
不用脩母致子之說則其解龍亦不用脩母致子之說
可知於異義左氏說亦必駁矣
異義堯年案曰王制疏引承上異義文故不標異義省文
也今以義增諸侯自相弃喪禮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
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
卿共葬事禮記王制疏堯年案曰諸侯自相弃喪禮實異
義文異義固有此例也王氏復本删去此句則公羊說遣

大夫弔君會其葬不知奔何人之喪也於文爲不順矣

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同上

正義曰鄭氏無駁與許同同上

疏證曰孔廣林曰王制注引左氏傳諸侯五月同盟至所謂同盟至者不必親會葬也鄭君但以證禮傳葬期之合耳或誤解爲親會葬謂鄭不從許說不宜無駁舛矣獨不思同盟至關左氏傳說耶陳壽祺案公羊文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何休曰禮公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奔喪非禮也何休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此公羊說諸侯會葬之義陳立公羊義疏引異義云云曰然左氏隱元年傳云諸侯五月同盟至則未必非會葬也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云奔喪非禮者

彼注云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也按何氏用公羊先師義故與異義所引公羊說合左傳隱元年衞侯來會葬則當時諸侯有會葬者矣

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據下駁義文知許從左氏說也故入左傳類

駁曰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同上堯年案曰子思上有稱字是疏所增刪之

疏證曰陳壽祺案公羊定公四年傳四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衞而不相迿古之道也公羊言復讎者有四事莊四年紀侯大去

其國不言齊滅賢襄公一也公及齊人狩于郜不及齊侯諱之二也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公以復讎者在下三也定五年吳爲子胥伐楚戰于伯莒四也然子胥之事雖父不受誅以臣讎君不可以訓何休解詁云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絕故可也此亦曲說不如左氏之義爲正錫瑞案公羊傳亦無賢子胥之明文解詁曰子胥不見於經得爲善者以吳義文得成之也疏曰子胥不見于經而得爲善之者正以吳得進而稱子是其義文以是之故得成子胥之善故曰以吳義文得成之也穀梁疏曰此傳開端似同公羊及其結絢不言子胥之善夫資父事君尊之非異重服之情理宜共均既以天性之重降於義合之輕故令忠臣出自孝子孝子不

稱忠臣今子胥稱一體之重怨元首之分以父被誅而
痛纏骨髓得耿介之孝失忠義之臣而忠孝不得並存
傳不善子胥者兩端之間忠臣傷孝子之恩論孝子則
失忠臣之義春秋科量至理尊君卑臣子胥有罪明矣
君者臣之天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子胥以藉吳之兵戮
楚王之尸可謂失矣雖得壯士之偏節失純臣之具道
傳舉見其事不言其義蓋吳子爲蔡討楚申中國之心
屈夷狄之意理在可知陳立曰按楊氏斯言自爲正論
古之君臣與後微殊分土而治固無分民三諫不從得
去所以孤惡人君楚王信任讒邪子胥父兄無罪受誅
憯痛之情血氣所共君臣之義既絕責求之備可寬然
春秋不見子胥但爲褒吳之辭蓋亦實與文不與爾
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周
禮大宗伯疏

駁闕堯年案曰鄭注周禮大宗伯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義與許同其於異義當無駁也曰駁闕者例見前

疏證曰陳壽祺案公羊穀梁皆云脤者何俎實也生曰脤孰曰膰說文示部祳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春秋傳曰石尚來歸祳膰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膰焉以饋同姓諸侯此用左氏說而字作祳蓋古文也鄭君注周禮大宗伯云脤膰社稷宗廟之肉同許君義陳立公羊義疏曰周禮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注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彼疏云注引左氏云石尚來歸蜃公羊以爲宜社之肉以蜃器而盛肉故名肉爲蜃是祭社之器爲蜃也按周禮直云蜃器之蜃不別宜社者爲蜃故鄭氏總謂祭器明社稷

宗廟四望山川皆同故引鬯人文爲諸蜃灰可以飾物祭器皆用之因謂祭器爲蜃也而鄭氏注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則又云蜃畫爲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則又與地官注不同蓋無正文故說不定也今三傳本皆作脤公羊傳云俎實穀梁傳亦云脤者何俎實也祭肉也何注云實俎肉也則脤即俎中肉分賜臣下者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也不云宜社之肉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又成十三年左傳成子受脤於社注脤宜社之肉則以爲宜社之肉者左氏說也然彼傳因成子受脤於社故云脤宜社之肉因社肉亦謂脤非脤專爲宜社之肉也

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禮記檀弓疏堯年案曰據下駁義文知鄭從公羊則許從左氏可知

也故入左傳類

駁曰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同上堯年案曰疏引鄭駁文不具其下卽申鄭意云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據此則駁義當有公義之說從公羊也今亦在亡佚中矣

疏證曰公羊哀公三年傳曰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解詁曰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聽靈公命立者是王事公法也是王法行於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故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主書者善伯討陳壽祺案劭公此

注爲能補傳所未及公羊通義曰傳言可者謂衞人可
以王父之命立輒非謂輒可仇讎其父偃然居位也記
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是故輒
有王父命爲可立蒯聵無父命必不可立經若惡蒯聵
即似與輒與輒是親親之義不著也惡輒即似與蒯聵
與蒯聵是尊尊之義不著也故但得託齊伯討以兩見
其義言乎輒使曼姑距父則不可曼姑以靈公遺命距
蒯聵則可輒之道雖當讓而衞人奉輒自不失尊王父
之意若夫論語所言賢者之至行又烏足以責輒也推
子貢之問正以叔齊雖幼而有父命合於立輒尊王父
命之事故援以爲喻令輒無可立之理冉有子貢皆非
中智以下復何所疑而致問耶或譏公羊有助子讎父
之說者抑不善讀此傳矣公羊義疏引異義云云曰公
羊亦不以輒可拒父故下注云雖得正非義之高者謂

僅能得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正也亦即鄭氏傷仁恩之義白虎通五行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後漢書安帝紀云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穀梁傳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包氏愼言云衛輒之事夫子不爲而公羊不責其拒父何也曰蒯聵自絕於父出奔義無得國之理夫子之不爲衛君者謂其所以處骨肉之閒者未盡其道耳非謂輒之不宜君衛也使輒之事果爲逆天悖倫聖人安肯受其公養者錫瑞案孔解公羊義極圓足陳引包說亦通

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禮

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說同上

駁曰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二堯年案曰閩監毛本作八百也至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同上堯年案曰諸侯多少上衍而字今刪

疏證曰陳壽祺案公羊說殷三千諸侯者逸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是也又云周千八百諸侯者即王制注所引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正義引尚書大傳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漢書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蓋千八百國衛宏漢官儀古者諸侯治民周以上千八百諸侯是也尚書皋陶謨

正義引鄭元云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𢎞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國者三封國七有畸至於圻內則子男而已春

秋左氏傳哀七年正義曰鄭元注尚書以爲唐虞土方萬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五十里之國八百總爲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是州別千二百國也禮記王制鄭注曰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唯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旣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

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制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爲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鄭箋陳氏發明鄭義甚晰淮南子曰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是漢時今文說以爲禹時亦止千八百國無萬國矣漢儒解萬國有二說今文說以萬國爲虛數古文說以萬國爲實數論衡齊世篇曰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藝增篇曰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並及夷狄也言協和荒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眾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王仲任治歐陽尚書此今尚書歐陽說以萬國爲虛數之證也漢書地理志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壄分州

得百里之國萬區是故易稱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
曰協和萬國此之謂也班孟堅用夏侯尚書此夏侯說
同於古文以萬國爲實數之證也今文說中國五千里
五千里不得容萬國故以萬國爲虛數古文說中國萬
里萬里足容萬國故以萬國爲實數鄭君所云古文說
也王肅難鄭云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
其數滿萬也據今文說駁古文也此與異義今尚書歐
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一條可以互證

異義諸侯娶同姓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於吳爲同姓
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
當譏通典嘉禮堯年案曰據下謹案文言五屬之內禽獸
行乃當絕然則吳之太伯下及魯昭於親遠矣非五屬之
內是許從左氏說也故入左傳類
謹案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即犯誅絕之

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同上

駁闕

疏證曰陳壽祺案公羊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此謂不修春秋也據坊記則魯春秋舊記當有夫人至自吳之文聖人修之深沒其文直於薨也書孟子卒而已白虎通義嫁娶篇曰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何休公羊解詁曰禮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宗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何氏義與白虎通同則白虎通亦公羊說也異義所舉公羊說當更有亂人倫同禽獸之語故謹案排

之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許從左氏說也通典所
引異義不具鄭注坊記云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
取焉去姓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
某氏薨是鄭亦從公羊說其於異義當駁鄭又注易同
人于宗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不解爲同姓相
娶與許君異義陳立白虎通疏證引異義云云曰今文
家以妻妾皆不可娶同姓左氏則以非小君則不譏許
氏則以同姓指五屬之內案禮記大傳六世親屬竭矣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又云繫之
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
周道然也又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
曰孟子卒注吳太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娶焉去姓曰
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是鄭
說與公羊同也國語鄭語史伯曰夫和實生物同則不

繼以它平它謂之和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聘
后於異姓又晉語胥臣曰同德則同姓同姓雖遠男女
不相及異姓雖近男女相及焉禮記郊特牲云夫昏禮
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注云同姓或
則多相褻焉又曲禮娶妻不娶同姓注爲近禽獸也故
春秋于婦人繫姓不繫國亦所以防娶同姓隱公二年
公羊注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因示不適同姓是也案
禮言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夏殷以上有
異故御覽引禮記外傳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昏姻周
公制禮百世不通所以別禽獸也

異義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公羊哀十四
年疏哀十四年獲麟此漢將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
禮記禮運疏堯年案曰又見左傳哀十四年疏開元占經
獸咨徵禮運疏哀十四年上有公羊說三字與公羊疏所

引文重節去受命上無漢將二字據左傳疏補左傳疏引
說公羊者云麟是漢將受命之瑞周亡天下之異夫子知
其將有六國爭彊秦項交戰然後劉氏乃立夫子深閔民
之離害故爲之隕泣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又云麟得
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不標異義以首二句異
禮運疏所引異義同故定爲異義文也開元占經引異義
公羊說孔子獲麟天命絕周天下叛去十五字說左氏者
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
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奉
德侯陳欽說麟西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
方兌兌爲口堯年案曰西方下無兌字據禮運疏補故麟
來左傳哀十四年疏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禮運疏左傳疏
不標異義其下有許愼稱劉向尹更始等云云知所引卽
異義文也禮運疏引作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

子脩春秋者禮脩以致其子故麟來為孔子瑞上承周亡失天下之異句又陳欽上無奉德侯三字毛蟲下無金精也三字西方下有兌字餘與此同

謹案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為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復為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禮記禮運疏堯年案曰末二句作則不得為瑞以應孔子至據左傳哀十四年疏改左傳疏引作許慎稱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為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異不得復為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釋許君案語知亦從左氏說也故入左傳類

駁曰洪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堯年本作少從據毛詩麟趾疏改以為天下法故天應以金獸性仁之瑞堯年案曰故下無天字據麟

趾疏補睦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行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脩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同上堯年案曰又見毛詩麟趾疏左傳哀十四年疏麟趾疏節引洪範五事一曰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於是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可從故天應以金獸之瑞下又引駁異義以爲西方毛蟲更爲別說據此駁義當又有西方毛蟲之說也左傳疏節引脩母致子不如立言之說密也十二字

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禮記禮運疏堯年案曰此與前條所引複疑異義本文不別出此條也蓋前條謹案是申脩母致子之義左氏此條謹案是申左氏中央之義並無異說當合爲一條引者宗鄭氏駁義依文而解隨意摭拾故重出

異義文也今仍依禮運疏所載之不敢强合竊附於不知蓋闕之義

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同上

駁曰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者麟中央則得無近誣乎同上

疏證曰禮運正義曰按月令春其蟲鱗則龍屬東方木也夏其蟲羽則鳳屬南方火也秋其蟲毛則麟屬西方金也按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脩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爲脩母致子之說故服虔注獲麟云麟中央土獸土爲信信禮之子脩其母致其子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義成而神龜

在𥘉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為以脩母致子之義也若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脩當方之事則當方之物來應引異義云云曰如鄭此說從陳欽之義以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熊氏申鄭義云若人臣官脩則脩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脩方則當方來應孔子脩春秋為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錄焉或以脩母致子康成所以不用也引異義云云曰如鄭此言是麟非土精無脩母致子之義也四靈配四方如上所說若其取象理有多塗虎雖屬西方以其淺毛得屬中央土也故月令中央土其蟲倮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又於陰陽虎屬寅是也麟屬東方取其性仁則屬木也故公羊說麟者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為妻其性義木

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性似母麟毛蟲得木八之氣而性仁左傳正義曰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脩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脩母致子之應公羊說曰五行傳云東方謂之仁又云視明禮脩而麟至言人君但當其視能明其禮又脩而麟至也是以春秋說云麟生於火游於中土軒轅大角之獸然則麟爲土畜而言仁獸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所以爲仁而異義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下注亦云麟者木精者正以設武備而不害物有仁之物屬東方赤目爲火候火乃木之子謂之木精亦何傷又曰舊云木生火火生土麟爲土畜亦受氣於祖性合於仁故爲木精也陳立曰按公羊家自以麟爲木畜其以爲土畜者左氏家說不必牽涉也錫瑞案麟爲漢瑞詳見何氏解詁引

演孔圖演孔圖雖爲讖緯家言孔子作春秋本爲後王
立法繼周者漢卽謂春秋爲漢制亦無不可麟出爲作
春秋瑞應卽謂麟出爲漢瑞亦無不可春秋繁露符瑞
篇云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西漢大儒已爲此言不待
東漢崇信讖緯之後也漢人多以獲麟頌揚漢代韓勑
碑云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史晨碑云西狩獲麟爲漢制
作又云獲麟趣作主爲漢制是其明證在漢言漢推尊
昭代不得不然後人多以崇信讖緯爲公羊家罪案斯
昧古之甚矣左氏家不信此說故但以麟爲孔子瑞不
以爲漢瑞據左傳疏則異義引說左氏者卽賈服潁容
也左氏家以麟爲土畜又爲覛明禮脩之應則兼火火
與土合故爲中央陳欽亦左氏家亦以麟應孔子而來
而云西方金精與賈服潁容說異左傳正義引服曰言
西者有意於西明夫子有立言立言之位在西方故著

於西也則服又兼從陳欽說許君引尹更始劉更生說爲斷則穀梁亦同左氏說矣鄭駁異義云言於五行屬金故天應以金獸從陳欽左氏說云庶人受命於周將亡從公羊說葢兼采今古文義不取脩母致子與麟中央之文然賈服諸家云脩母致子與麟中央乃因火土俱位南方火又生土說猶可通若陳欽以麟爲西方金精公羊說以麟爲木精西與東相對金與木相克二說必無可通之理鄭兼采公羊與陳欽左氏說不知何以通之禮疏引鄭云金九以木八爲妻似亦强解據鄭駁義似但取公羊說庶人受命以駁瑞應不兼之義而不取公羊麟木精之說則與天應金獸不相妨矣

異義禮約盟不今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且堯年朱曰嵩是詛字之譌盟非禮故春秋左氏云周禮

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此以下六條或於左傳文無徵或雜引左傳語不能定爲何年傳文也故錄於卷末錫瑞案故春秋之故卽古字

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同左氏義同上

正義曰鄭氏不駮從許愼義也同上

疏證曰曲禮正義曰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奬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異義云云曰盟詛不及三王非鄭所用案繁露王道篇曰春秋記纖芥之失反之王道追古貴信結言而已不至用牲盟而後成約故曰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傳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是

公羊說古無盟禮也荀子大略篇曰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刺屢盟其心一也詛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荀卿子用穀梁說與公羊同穀梁疏曰周公制盟載之法者謂方嶽及有疑會同始爲之耳不如春秋之世屢盟故云不及三王也與曲禮疏義合秦蕙田古者諸侯盟禮曰皆因朝覲天子而後脩之以奬王室睦隣好春秋之世諸侯不遵天子而假此禮以行之故荀卿穀梁子有盟詛不及三王之論非古無是禮也亦卽孔疏楊疏之意侯康穀梁禮證曰釋此傳者皆以周禮司盟覲禮祀方明爲疑然竊謂二書與穀梁本未嘗相違也周禮儀禮皆周公所定二書雖爲太平制作而周公已逆知人心不古必漸有疑貳因制爲盟詛以示要約其時已在文武後此正不及三王之明徵何反以爲難乎檀弓

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會猶盟也疏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葢亦以周人作盟則不得云不及三王因謂其不專用盟詛以釋不及之意可謂曲費調停不知此亦據周公制禮後言之與文武無涉也鍾文烝穀梁補注曰周禮有司盟之官邦國有疑會同則用盟又有詛法其文屢見毛詩傳據之許慎異義及鄭君並據之謂當從左氏說於禮得盟今按傳云不及三王三王禹湯文武也或欲通此傳於周禮謂司盟起周公周公制禮正是王制不得謂在三王之外左氏所論但據時事謂爲周法實屬可疑竊意今之周禮未必無周公舊制而既周改作漢初采集皆當有之先儒之辨論多矣而趙匡言盟誓不必在周季世皆有之聖人豈先立此官張子言周禮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

意所見皆尤確也若夫覲禮設方明以依神本不言盟國語叔向云成王盟諸侯於岐陽與左傳椒舉言蒐顯然不同而內外傳展禽之言或云成王勞周公太公而賜之盟或云王命之日質之以犧牲竊謂皆未可據也夫自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咸瀆齊盟顓頊受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其後苗民弗蠱詛盟罔信堯復育重黎之後使復典之三王脩堯舜之道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禮無盟詛末世有黎苗之德不徵於人而徵於鬼故幽王爲大室之盟而小雅言屢盟出詛矣錫瑞案侯說亦通鍾說尤正其謂司盟起周公云云似即暗引侯說而駁之則穀梁之義當從鍾氏而引左氏與周禮以難公穀者可以鍾氏之義斷之矣

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衞純臣

毛詩臣工疏堯年案曰據下謹案文亦許君從左氏義也

故入左傳類

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同上

駁曰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同上

疏證曰公羊隱元年傳解詁曰稱使者王尊敬諸侯之意也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疏云成二年傳云君不行使乎大夫由尊卑不敵故也今天子與諸侯亦尊卑不敵所以言使者天子見諸侯與己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尊敬之而使歸賵故曰尊敬諸侯之意也喪服斬衰章云臣爲君諸侯爲天子既言臣爲君而別言諸侯爲天子明其與純臣者異其異者卽不居殯宮是白虎通王者不臣篇曰王者不

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凡不臣者異於衆臣也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於阼階升階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于衆臣也詩臣工箋云臣謂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錫瑞案駁鄭異義從公羊說故箋詩引公羊之文云於廟中正君臣之禮意尤圓足鄭注曲禮曰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孔疏引崔云諸侯春夏來朝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以入更不別迎也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惟享有迎諸侯之禮案此當以熊說爲正覲禮侯氏肉袒稽首天子不答是以臣禮待之大行人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七十步五十步注云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此說享禮是以賓禮待之先王

之待諸侯寛嚴並用情文交至以其分土而治故宜優假以禮貌也自秦罷侯置守尊君卑臣而古禮不可復見矣

異義禮戴引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堯年案曰疏作引此郊特牲云不列原文從省也今據郊特牲補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土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禮記郊特牲疏堯年案曰郊特牲上有此字以疏語節之觀下謹案文亦許從左氏說也故入左傳類

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

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同上

正義曰鄭氏無駁與許氏同也同上

疏證曰郊特牲注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正義曰知魯得立文王廟者案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注云周廟謂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功德者引異義云云曰其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賢於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爲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孔廣林曰喪服傳云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注云不得禰不得祖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據尋常諸侯大夫言都宗人注云王子弟立其祖王之廟家宗人注云大

夫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則據有大功德者而言是
鄭同許君義也陳壽祺案古左氏說以所自出爲始祖
鄭君注禮記喪服小記大傳以所自出爲天謂感生帝
與左氏義異蓋本韋元成等說錫瑞案漢書韋元成傳
曰丞相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
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春秋之義父不
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
侯沈欽韓曰案經傳雖有祭祖王之文然元成等所說
自是正禮錫瑞謂韋匡之說雖正似亦專爲漢言若以
爲古禮皆然則猶有未盡者王制正義曰凡始封之君
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
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
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
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

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外猶入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廟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據孔疏謂始封之君不得立出王之廟本禮戴郊特牲說而有功德特賜則亦可立本古春秋左氏說會通今古文說皆不背其義蓋亦本於許鄭彌縫可謂密矣惟是諸侯既封一國似不應至無一廟宗廟社稷皆大典禮所在有社稷無宗廟則典禮不備且諸侯與大夫不同大夫在於本國即不得立出公廟而四時助祭於公亦可稍盡孝思若諸侯雖因朝王得助祭而或間年一朝或數年一朝此數年中並不得盡祭祀之誠殊非情理之正古禮雖不可攷竊疑同姓始封之君亦當得立所出之廟特始封君薨之後即以始封君爲始祖不以所出王爲始祖此之謂諸侯不敢

祖天子魯有文王廟鄭有厲王廟說者以爲僭立固非孔疏以爲功德特賜亦屬調停之說實則同姓之國皆當立出王之廟非獨魯鄭有之魯鄭亦並非僭立也若大夫得助祭於公不得更立公廟於私家又不當與諸侯並論郊特牲以諸侯大夫並舉其下側重大夫一邊但云三桓設公廟於私家爲非禮末云魯立周廟爲非禮也若漢時先帝巡幸郡國皆爲立廟祭祀使有司行事違神不歆非類之義而君祭於臣僕之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董仲舒已云高廟不當居遼東天燔其不當立者不待韋匡始言之也此等處當分別觀之許君異

義尙欠分曉

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禮記曲禮

疏

謹案堯年案曰此二字以義改疏作許愼引魯郊禮也魯郊禮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同上

駁闕堯年案曰鳧鷖云公尸來燕來處箋以爲天地之尸與許君同其於異義當無駁也曰駁闕者例見前

疏證曰孔廣林曰尸神像也天無象何以尸爲況丹朱之不肖耶郊之有尸配帝之尸耳舜郊嚳丹朱嚳孫益知丹朱爲配帝之尸非天尸矣周禮大祝大禋祀逆尸卽配尸也或援以證上帝有尸誤鳧鷖箋以公尸來燕來處爲天地之尸是鄭君義亦與許君同錫瑞案異義引公羊說不見於傳未知所說云何孔廣林謂天無象何以尸爲其說非是古者祭皆有尸周禮冢人祭墓爲尸中霤禮祭竈先薦於奧有主有尸用特牲迎尸以下略如祭宗廟之禮故鄭鳧鷖箋以次章爲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三章爲喻祭天地之尸四章爲喻祭社稷山川

之尸末章爲燕七祀之尸若云天無象不當立尸社稷山川之類又何以象之乎孔云丹朱帝嚳之孫舜郊嚳以嚳配天丹朱爲尸是帝嚳之尸其說雖可通然禮疏引石渠論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太公非周之子孫不得爲周配天之尸則祭天有尸明矣郊特牲疏引皇氏云鄭注周禮云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酌盎齊以獻是爲三獻也宗伯次酌醍齊以獻是爲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爲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爲六獻也次諸臣爲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爲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

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
神而已王朝踐獻以沈齊尸食訖王獻以朝踐之醴齊
宗伯獻以饋孰之沈齊諸臣爲賓長亦獻以沈齊不入
正數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
尸與祭感生帝同據皇氏說則祭上帝感生帝四時之
帝皆有尸蓋本鄭君說也
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
時享及二祧歲禱於壇墠禘及郊宗石室衛覽禮儀部禘
祫類堯年案曰禘上無終字據通典補終者謂孝子三年
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通典禮禘祫上晉博士
徐禪議堯年案曰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
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愼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云
云摛曰舊說者蓋卽異義所引左氏說也審其文義當在
此故補錄之

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初學記禮部宗廟類堯年案曰又見藝文類聚禮部宗廟類御覽禮儀部禘祫類藝文類聚知古作自古周禮上無此字一禘上無五歲二字御覽引與此同

駁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祭也毛詩長發疏堯年案曰又見毛詩閟宮疏元烏疏禮記王制疏閟宮王制二疏並引三年一祫十二字元烏疏引三年一祫百王通義八字又禮記祭法疏云此經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駁今鄭駁之文不可攷矣

疏證曰孔廣林曰記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日祭祖考漢之寢日上食也是以人道事神明不應禮制故匡衡奏可亡修且祭不欲數數

則煩煩則不敬故制月薦時享之禮曰就祭之何以爲
敬何以云嚴鄭駁義不見故補之陳壽祺案禮記四十
六祭法正義云此經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
義故異義駁今鄭駁之文無可考矣竊意楚語稱古者
先王乃夏殷禮也祭法鄭荅趙商以爲周禮也又案漢
書韋元成傳劉歆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
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
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
殺也歆引春秋外傳者國語周語文許氏異義稱古春
秋左氏說本於劉歆據國語爲說也韋昭注周語云日
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於曾高時享於
二祧歲貢於壇墠此注皆與左氏說同惟解終王不言
大禘疏矣通典載晉徐禪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
墠終禘及郊宗石室左氏傳無此文通典載袁準虞喜

所引與此同並作左氏說然則說字誤爲傳耳或以爲
左氏傳佚文則謬異義言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韋
昭亦云日祭謂上食近漢亦然今攷漢書韋元成傳日
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
五祠便殿歲四祠此謂在陵寢廟之禮然晉灼注引漢
儀宗廟一歲十二祠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祠與此
十二爲二十五祠則是陵廟本仿宗廟之禮行之此可
考見叔孫通所制漢儀之舊又按藝文類聚初學記太
平御覽並引五經異義云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
禘疑先王之禮也此文有譌脫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
禪此周禮也三歲一禪疑先王之禮也册府元龜掌禮
部奏議十七引此作三年一禘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
十七年太常議曰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義何休
春秋㒅循祭議並云三年一禘是其顯據何以言之左

氏說言禘祫有二義一說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

室通典載晉徐禪虞喜袁準引左氏說是也一說祫即

禘通典載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是也

然皆以禘爲三年一祭禮記王制正義引左氏說禘爲

三年大祭在太祖之廟周禮司尊彝疏引賈服以爲三年

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是也禮緯說則云三年一祫五

年一禘禮記王制正義毛詩閟宮正義及後漢書張純

傳所引是也許君從禮緯說以三歲一祫爲周禮則不

得以五歲一禘非周禮說文第一上示篇禘禘祭也從

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

從示合聲周禮曰三歲一祫叔重援用禮說目爲周禮

其所撰異義文雖殘闕不詳要不得與說文乖違明矣

此一證也說文既稱周禮曰五歲一禘祏字解又曰周

禮有郊宗石室此據周禮說而不據左氏說也徐禪引

許慎稱舊說曰終者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
新死者此即異義所引左氏說也異義謹案多從左氏
然獨於三歲一禘存疑蓋其慎也此二證也歲祫終禘
之說本於周語歲貢終王而周語稱歲貢終王曰先王
之訓也故叔重疑三年終禘爲先王之禮此三證也許
慎以先王三歲一禘故鄭駁謂三歲一祫五歲一禘百
王通義又引禮讖云殷之五年大祭亦名禘以破之若
異義謂五歲之禘爲先王禮則與禮讖正合且以五歲
之禘非周禮則必以三歲之禘是周禮鄭駁何爲不援
周禮以攻其非轉援殷禮以伐其是乎此四證也後人
習見五歲一禘之文而不審左氏說有三歲一禘之解
采綴異義遂併誤三爲五舛謬相仍使學者無由攷見
許鄭異同之恉禘祫疏數之義不可以不辨又案禘祫
之義先儒聚訟漢書韋元成傳劉歆以爲大禘則終王

太平御覽禮儀七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禘及郊宗石室通典載晉博士徐禪議引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終禘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通典又引袁準虞喜說同周禮鬯人疏引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此以歲祫終禘爲一說也通典禮九引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王制正義云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爲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通典引王肅曰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臣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言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祫大祭獨言禘則祫亦可知也王制正義載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

於莊公禘者諦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又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為然此以禘祫為一禘是三年之祭又一說也太平御覽引白虎通曰禘之為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宋書臧燾引白虎通曰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此以禘祫分二祭而皆及遷廟又一說也後漢書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純奏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續漢志引此下云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

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
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
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此
以禘祫分三年五年而祫則止及毁廟禘則總陳昭穆
又一說也通典引王肅議云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
毁廟之主告合於太祖祫者惟未毁之主合而已矣此
以禘及毁廟祫惟存廟又一說也毛詩閟宮正義引禘
祫志曰或云三年一禘楊瑞案禘乃祫之誤五年再禘此又一說
也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休解詁云殷盛也
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
合也禘猶諦也審諦昭穆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
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
祖閔二年吉禘於莊公何休云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
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遺禘則禘遺祫則祫此以禘及功

臣而喪畢禘祫先後無定又一說也通典引徐邈曰禮
五年再殷凡六十月中分每三十月殷也邈又曰五年
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喪終則吉
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惟春不祫故曰犆礿非殷
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
乎邈以前二後三二祭相去各三十月然禘在祫前則
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五年而祫故楊氏穀梁疏
云禘既三年祫則五年此又一說也穀梁楊氏疏云或
以爲禘祫同三年但禘在夏祫在秋直時異耳此又一
說也衆說不同今以鄭說爲折衷謹案周禮大宗
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宗廟之祭肆
獻祼饋食在時享之上則是祫也禘也司尊彝凡四時
之追享朝享先鄭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
故曰間祀據大宗伯司尊彝皆於時享之外別此二祭

文義正同則禘祫不得爲一祭二名亦不得有禘而無祫矣周語言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則歲祫終禘非周禮矣禮緯春秋說皆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張純何休許氏說文孫炎鄭惟注亦從之純引禮說以爲法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其義甚精則不得專以禘爲三年之祭矣通典引逸禮祫祭七尸禘於太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據禘祫志所次主位是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韓詩內傳所言太祖謂后稷廟也則禘不及親廟矣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漢書韋元成議引此傳而釋之

曰言一禘一祫也曾子問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詩周頌雝禘大祖也其詩
曰假哉皇考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而已春秋唯大祫
稱大事禘稱有事又直云禘于某公公羊言合食惟大
祫曾子問言無虛主唯祫祭詩言禘惟頌文武周禮酒
正祫備五齊禘惟四齊則祫大禘小祫兼毀廟未毀廟
禘不得總陳昭穆矣周禮言祭於大烝周書言登於明
堂則禘祫皆功臣與祭矣喪畢之禘出劉歆等左氏說
何休公羊說亦云而一以爲三年即禘一以道禘則禘
鄭以春秋據之定爲喪畢先祫後禘其精密實勝諸家
錫瑞案許君所據者古春秋左氏說也鄭君所據以駁
許者今春秋公羊說也閟宮疏引鄭禘祫志曰儒家之
說禘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祫五年
再禘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禮

識所云故作禘祫志考春秋禘祫之數定以爲三年祫五年禘據此是鄭兼引古今文說而從公羊說爲正不從左氏說也詳見所著魯禮禘祫義疏證左氏說日祭月薦金鶚嘗辨之曰日祭月祀之說不可信然其說亦非無因也旣夕禮云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鄭注云燕養平時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湯沐所以去汙垢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此日祭之說所自起與然親在殯猶以人道事之故朝夕饋食而不嫌其數若祖考在廟則以神道事之不得有日祭矣朱子云國語有日祭之文是主復寢猶日上食此朱子以國語日祭爲卽下室之饋食也然饋不得謂之祭下室之饋不得與宗廟祭祀連文且此爲喪禮自天子達於庶人莫不皆然安得云諸侯舍日平可知國語日祭祭於宗廟者也月祭之說因於朔廟春

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云猶者可止之辭蓋以告朔禮大朝廟禮小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譏之也是朝廟爲禮之小者謂之朝廟則不得爲祭祀矣案金氏之論甚正茲摘錄其要足見左氏說之傅會不經故鄭作禘祫義從公羊三年祫五年禘之說爲正而不從左氏歲祫終禘之說也

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毛詩生民疏堯年案曰據下謹案文是許君從左氏義也故入左傳類

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同上

駁曰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堯年案曰毛詩注疏按勘記引浦鏜云感下當脫生

字是也今補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同上

疏證曰生民正義引王基駁王肅曰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爲妖宗周之所以喪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爲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爲嘉祥長於爲惡短於爲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孫毓云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媼之任高祖著有雲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元黿之妖巨跡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取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錫瑞案據異

義則三家詩公羊春秋今文說云感天而生左氏與毛詩古文說云不感天而生今文似奇而塙古文似正而非鄭駁異義從今文兼采古文聖人有父以圓其說其立義尤純正無弊予著經訓書院自課文有感生帝辨茲備錄之曰古者五德初起肇命民主開物成務功資聖人是以上世帝王其生皆有神異名曰天子實由感天而生月令一書漢儒以為周公作有其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之文鄭注以為伏羲以後五人帝蓋古帝感五精之神以生生則以五行之德治天下死則以功配五天帝其時佐命之臣如重為木官之屬亦生為五行之官死配五行之神月令有其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之文鄭注以為重為木官等五人神此如後世治河之官有功於河死為河神初非異事孔子贊易有帝出乎震之文則為始五德之傳並非始於騶衍而

漢古義皆謂五德之運各有感生之帝鄭君箋詩注禮據以爲說王肅不知鄭義有本以爲皆出緯書馬昭張融申鄭仍用緯候申之不足以解王肅之疑乃致後之妄人痛詆鄭君痛詆緯書不知緯書最古非可妄議感生帝說實不始於鄭亦不出於緯書今於孔疏所引緯書之外詳攷古說以申鄭義詩生民履帝武敏歆元鳥齊立子生商鄭箋皆以感生帝解之鄭不從毛傳者誠以兩處之文必解爲感生帝而後可通元鳥古帝猶可強以堯舜解之生民之帝若解爲高辛帝帝嚳無子生子何又無故棄之其說萬難强解馬融以爲遺腹已爲孔疏所駁故鄭不從毛而從三家史記補三代世表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按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稷生於卵后稷人迹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

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又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文王之先爲后稷后稷亦無父而生所引詩傳即三家詩褚說明通即鄭駁異義所從出史記用本紀董子繁露劉向列女傳王充論衡皆云后稷履大人迹而生王符潛夫論五德篇謂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顓頊皆感天而生許君異義雖不信感生之說而說文晚定亦云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公羊宣三年傳何君解詁曰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案何與鄭同時若齊魯韓詩史公董子褚少孫劉子政王仲任王節信許叔重皆在鄭前何得如妄人言感生之說始於鄭生民詩不當如毛說則三家得詩人本意爾雅雖不盡出周公而今亦列於經其釋詩已以敏爲拇詩爾雅有明文又何得如妄人言三家說見緯不見經

永年武福鼐校